



借火柴

迈尤·拉西拉著

借 火 柴

〔芬〕 迈尤·拉西拉著

童 新 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М. Лассила

За спичками. Воскресший из мертвых

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年俄文本转译

借 火 柴

〔芬〕迈尤·拉西拉著

童 新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850×1150 1/32 印张12.75 插页2 字数265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7,500册

(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)

书号: 10188.485 定价: 1.45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借火柴》和《复活》是芬兰革命作家拉西拉的两个中篇小说，还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。

《借火柴》是拉西拉的代表作，这个中篇描写了当时的农村生活，暴露了以富农瓦塔涅为代表的私有者那种见钱眼开、利欲熏心的特点。瓦塔涅之流认为恋爱和结婚是纯粹经济上的事情，并不包含任何其他感情和考虑。因此，当他碰见房产众多的凯撒时，便马上抛弃原来的未婚妻，开始向凯撒求婚。

《复活》描写的是流浪汉琼尼的冒险故事。琼尼中彩二千马克，就此大作投机，为了暴利而进行各种冒险，结果弄得身败名裂，以至于被迫出卖自己的棺材，自己的姓名，甚至自己死后的肉体。故事形象化地体现了一个真理：金融贵族只不过是敲诈勒索的流氓在资产阶级社会上的转化罢了。

目 次

迈尤·拉西拉.....	1
借火柴.....	23
复活.....	227

迈尤·拉西拉

迈尤·拉西拉是芬兰一位天才作家的笔名，他也用伊尔马里·兰塔马拉和依·依·瓦塔涅的名字发表作品。在很长时期内，人们都摸不透这三个笔名的底细。大家以为这是三个作家，并且因为迈尤是个女人名字，所以认为第一个笔名是属于一个女作家的。

这位作家的本名是阿尔哥特·捷佳维涅—翁托拉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艺作品。

资产阶级文艺学不大愿意研究拉西拉—兰塔马拉—瓦塔涅的作品的特性以及他本人的生平。这位作家由于提倡民主主义，号召革命，并且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芬兰革命，所以不大能为资产阶级读者所接受。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文艺学对拉西拉的作品一向兴趣不大。苏联文艺学把研究拉西拉的作品看做是一个首要的任务。

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八日，在西卡累利阿（托赫玛亚尔维教区），芬兰农民捷佳维涅的家庭里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阿尔哥特。这个人家很穷，所以这孩子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，在父亲去世、母亲改嫁贫农翁托拉以后，生活就更加艰难了。

阿尔哥特在初等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好，他想继续求学，但是由于家庭贫困，需要他自己谋生，所以这个男孩只好给人当

雇工。他尝到了一切艰难困苦和挨打受饿的滋味。然而他的求知欲战胜了所有的障碍。阿尔哥特一边当雇工，一边贪婪地读了许多书，到了一八八七年，他靠了一位当地教师的帮助，终于进入索尔塔瓦尔师范学校求学。

这位未来的作家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，就当国民学校教师。直到一八九八年为止，他一直在西卡累利阿各州担任这个职务，同时继续自修。我们只要列举出拉西拉几乎全用自修方式学会的各种语言（俄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英语、意大利语、瑞典语、拉丁语），就可以证明他在研究学问方面具有多大才能和多么坚韧的精神，以及他有多么高的文化程度了。后来，拉西拉还研究过汉语和日语。

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四年，这位未来的作家旅居彼得堡，后来在他那第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《哈尔哈马》里，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生活。

关于拉西拉在彼得堡的生活情况，我们虽然不大知道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他在俄国首都度过的这几年，对于这位作家、革命家兼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形成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；决不象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家所臆测的那样，这几年是在经营商业，进行投机倒把。

拉西拉来到彼得堡，正是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，正是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提高的时期。一八九五年，列宁把所有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了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”。一九〇三年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，再早一些，在一九〇〇年，列宁的《火星报》开始出版。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了。

俄国第一次革命正在准备中。

拉西拉在彼得堡遇到了革命前的这些事件。这位未来的作

家不能够对社会政治斗争的问题漠不关心，不能够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置身事外。

关于这位作家在彼得堡的一段生活，他那自传体的长篇小说《哈尔哈马》提供的材料最多。从这部长篇小说里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：这位作家当时非常靠近俄国的革命运动，同情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。拉西拉在彼得堡的朋友们，一提起他，都认为他是一位经常与贫民来往的热情的革命家，他参加过许多秘密会议。不过，拉西拉当时显然没有与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关系，所以受到恐怖主义者思想的影响。列宁在评论恐怖主义者的策略时指出，那不仅是不正确的，而且是有害的斗争方式。列宁说：“俄国的恐怖手段过去是，现在依然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斗争方式。所以，无论人们怎样向我们说恐怖手段的重要，说它不是代替人民运动，而是与人民运动同时并进的，但事实雄辩地证明，我们这里的个人政治谋杀跟人民革命的暴力行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群众运动，只可能是阶级的工人的运动。”^①

拉西拉当时的思想还不能达到这样批判恐怖手段的水平，因此他被卷入了当时的暗杀行为。恐怖主义者要他参加暗杀沙皇内务大臣封·普列夫，所以在进行这次暗杀的时候他也在场。

不管拉西拉在这几年怎样误入歧途，但是俄国的事件终于使他相信：他应该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。

一九〇四年，拉西拉回到芬兰，开始写作长篇小说《哈尔哈马》，书中有很多篇幅是描写俄国的事件的。

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之后，他以几个不同的笔名，陆续发表了

^① 《列宁全集》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，第8卷，第2页。

许多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和剧本。这位作家在十年期间写了三十来部文艺作品，表现出非凡的天才和惊人的工作能力。这位作家所写的作品，都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以及那种深刻的理解：资本主义制度使人民陷入暗无天日的贫困和被压迫的境地。这位作家从他最初的几部作品起，就提出必须同资产阶级社会斗争的问题，在资产阶级社会里，普通老百姓必然遭遇到最悲惨的命运。

拉西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强烈地揭穿资产阶级政党的真面目。他列举事实，指出姓名，预先警告大家不要信任那些资产阶级活动家，他们一边应许人民种种福利，而在内部却公开说他们的任务就是“哄骗人民”（拉西拉引用一个资产阶级领袖公开承认的话这样说）。

拉西拉的文章流露出愤怒、憎恨和痛苦的心情。他愤懑地说，他自己曾经受过资产阶级甜言蜜语的欺骗，一度投靠资产阶级阵营。但是这位作家正因为熟知资产阶级活动家的策略，熟悉那些活动家，所以才永远离开了他们。拉西拉确信解放人民是人民自己的任务。他后来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政论文章，都是为了向被压迫者灌输这个信念。

一九一八年，芬兰的无产阶级效仿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，为争取自由而开始武装斗争。在将近芬兰革命的时候，拉西拉就认识到群众革命斗争的必要性，他一方面公开说出这种见解，一方面亲身参加芬兰革命，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。他在《工人报》工作的时候，就利用该报作为论坛，号召人民起义和武装斗争。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，拉西拉在《工人报》上发表《前进》一文，其中写道：

“面对着武装压迫者，我们必须决定：或者戴上手铐，或者扛

起枪杆。于是拿起步枪来了。广大的奴隶群众所以扛起枪杆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
前进！

再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们或者向压迫者屈服，葬送自己的自由，要不就得向前走，把身上的锁链扔进坟墓。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，因此就必须说：前进！

前进，只有向前进！”

芬兰的反动资产阶级，在外国资本家的帮助下，镇压了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。芬兰的反动派长期站稳了脚步。接着他们不断地进行逮捕和杀害。在芬兰的这个黑暗时期里，芬兰人民的许多优秀的儿子都牺牲了。

迈尤·拉西拉也是牺牲者之一。反动派逮捕了他，把他关进牢狱，预备枪决。他们决定在圣塔哈明岛执行死刑，把被判处死刑的人用轮船送往该岛。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，迈尤·拉西拉也跟其他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同押往该岛。但是刽子手们等不及轮船靠岸，就枪杀了这位勇敢无畏地捍卫芬兰人民利益的天才作家。

这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于一九〇九年出版，署名伊尔马里·兰塔马拉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。这是一部包括六卷的巨著，前三卷题为《哈尔哈马》，后三卷题为《马尔特瓦》。这部长篇小说可以叫做寻求的小说，因为它证明作者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艺术方面都还没有成熟。这位作家想在一部作品里解决他所苦恼的一切问题：社会的、哲学的、宗教的、伦理的、美学的，等等。因此，这部小说里有许多象征意义，里面甚至有神秘主义，作者往往从唯物主义信念转向哲学的唯心主义。他试图把阶级斗争

解释为善与恶的永恒斗争。书中的主人公所以叫做哈尔哈马(即“迷路者”的意思),这并不是偶然的。

这部小说中尽管包含着这一切矛盾,却还是有许多有趣而重要的东西。小说的主人公哈尔哈马是一个反抗者;他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,与当时的社会展开了斗争。这部小说的头半部描写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的俄国和彼得堡,尤其有趣。主人公看到世界分裂成两个阶级: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,被压迫者和压迫者。他熟悉这两个阶级的人;在小说中,这两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成为鲜明的对比。

哈尔哈马参观一家工厂,了解到工人们的劳动生活。他们在闷热、肮脏而黑暗的厂房里进行令人难以相信的繁重劳动,根本谈不到什么劳动保护;在主人公参观的时候工厂里就发生了事故,灼热的钢水流到工人身上,使他们变成可怕的热肉酱。工人下班以后,也过着毫无乐趣的生活。哈尔哈马走进极穷苦的地下室和小屋,工人家属住在那里,经常挨饿,孩子们饿得浑身浮肿,少女为了寻求糊口之资,不得不到街头卖笑。在这部小说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,一幕比一幕可怕。

作者把这个充满残酷剥削、贫困和饥饿的、残忍、野蛮而又厚颜无耻的世界,叫做“鬼域”。

这位作家揭示了劳动者所以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。他写道:“为什么劳动者的家属会饿死呢?为什么他们害着伤寒病,象牛马一样,睡在稻草和泥泞里,房子里冷冰冰的,既没人帮助,也没人照料呢?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劳动不够给自己建立正常的生活条件吗?不,他们的劳动是绰绰有余的。他们所以疲惫不堪,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,他们所种的庄稼,都被别人抢走了。”这位作家通过小说中一个主人公的口问道:“我们允许那

些游手好闲的人抢走我们挣来的面包，而逼着饿得要死的妻子用女儿出卖贞操的钱去买面包，这样做是对的吗？这是公道的吗？你们回答！”工人们齐声回答：“不！”

在这部小说里，作者公开号召人民起来反抗，同剥削制度斗争。小说中的主人公同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，积极参加斗争：他写传单，发表演说。他对人民说：“你们是唯一有充分权利的主人。你们从事着最繁重的劳动，因此，这种劳动的报酬也应该属于你们……穷人起来打倒有钱人的压迫吧！”他对农民说：“难道这土地是富人创造的吗？难道这水是他们创造的吗？为什么这一切要属于他们呢？为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干、过快乐日子，而你们起早摸黑地干活，还要挨饿受冻呢？要打倒有钱人，把政权拿到自己手里。”

这部小说还描写人民革命运动的日益增长：工人罢工，农民起义，为实现唯一的“正确信仰”——社会主义，而与压迫者进行斗争。《国际歌》的几行歌词在小说里号召人心地响着。

哈尔哈马在地下组织中与彼得堡工人尼古拉接近，这个形象特别耐人寻味。尼古拉是已经起来斗争而且无疑会取得胜利的那种力量的化身。他确切地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推翻这种制度的必要性。尼古拉宣布说：“一切财富都应该属于人民，因为人民用劳动创造了财富！打倒奴隶主——剥削者的政权！打破奴隶制度的枷锁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！”他向工人们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，描绘未来的社会主义俄国的情况，那里将不会有不平等，不会有压迫，“妇女翻身以后，将和得到自由的男人并肩前进”。在这未来的俄国，文化一定会繁荣，它的地底下将要发现空前未有的财富。民族纠纷将由建筑在自由上面的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来代替。尼古拉说：“未来的俄国

将用自由来吸引各民族。奴隶希望主人死掉并且锯断自己身上的锁链，但是自由这个锁链却不会叫任何人苦恼……俄国一旦在自己的大家庭内宣布完全自由，使参加这个大家庭的各个民族享有内部的自主，那么它就成为不可分割的了……这个未来俄国的儿子要走在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的最前列，他们要把其他民族也从锁链下解放出来……俄国的自由和兄弟般的团结的光亮，将以艳阳天的玫瑰色光辉照耀整个世界。它将号召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俄国大家庭的宴会……谁也摧毁不了这个俄国的强大力量。这个大家庭要在国际事务中说出最有决定性的话。”

哈尔哈马听着尼古拉的话，心里想道：“我是芬兰人民的儿子，如果能在俄国的大家庭中，在俄国旗帜的保护下，与其他各民族并肩前进，那该令人多么骄傲啊。”

拉西拉在以后的创作中仍然保持社会政治的题材，一边竭力克服艺术风格中的非现实主义成分。他写了许多中篇小说，再三描写人民的命运。他的创作主要以农村为题材，这是芬兰经济以农业为主所决定的，不过，在他的中篇小说里，城市及其资本主义制度也得到了反映。

拉西拉的许多中篇小说描写资本主义渗入农村的后果，在农村中，资本主义使阶级分化加剧，使最贫苦的农民们弄得完全破产。中篇小说《一筹莫展的人们》（一九一三年）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书中主人公奥利·瓦里斯老汉和他的妻子玛丽，都是贫农。四十年前，他们向富农胡卡（芬兰语是狼的意思）租了一小块地，他们清除了这块地的树根，经过翻耕，播上种子，另外还盖了一所小房子。他们虽然终年不停地劳动，结果还是过着暗无天日的贫困生活。四十年过去了，奥利和玛丽都已老态

龙钟，而胡卡却要收地，把他们撵走。资本主义关系渗入农村之后，不仅使贫农破产，就是胡卡所属的中间阶层的农民也破产了。小铺老板票萧和狡猾的企业家萨武阔（意思是水獭）就是向农村撒下罗网的新人物。胡卡为了避免自己破产，就靠损害依赖他的贫农的利益来挽救；奥利和玛丽成了牺牲品，胡卡把他们种的那块地卖给了狡猾的萨武阔。这个新地主需要用空地皮，老夫妇的那所小房就只好拆毁。这篇小说的最后几页写得非常悲惨。奥利进城去，指望找到失踪的女儿，得到她的帮助，而这时候玛丽却孤孤单单地死去了。奥利回来之后，只是一个人去埋葬她，这当儿人家把小房拆掉，给新地主腾出地皮。

这位作家强调指出，奥利和玛丽的命运决不是稀罕现象，这样的穷人农村里不知有几千几万。他们死了，他们的子女跑到设着工厂和妓院的城市里去，在那边他们不但肉体遭到摧残，道德也被败坏了。

象奥利和玛丽这样的人，不知道救助自己的方法。这篇小说里有一段叙述表现出这种特征。这段叙述奥利去找胡卡，指望能求得缓期。他在一个满天阴霾的日子走出家门，当时只有一个生物——大鹞划破这无边无际的灰幕。这只鸟孤零零地在阴霾中飞翔，它的前面还是同样的阴霾。奥利望着大鹞，想到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一片灰色的阴霾：“你在阴霾中走呀走的，可是这片阴霾越来越灰暗，越来越浓，临末了变成漆黑一片。”奥利悲伤而逆来顺受地接受自己的命运，这种逆来顺受激恼了作者。中篇小说的题目——《一筹莫展的人们》，就包含着谴责的意味。主人公的名字瓦里斯（乌鸦的意思）也表示着这种谴责。此外，中篇小说的最末一句更直截了当地把这种谴责说出来：“唉，你们这些一筹莫展的人，你们只等待上面来回答和帮助！”

这位作家在同样以农民破产为题材的另一个中篇小说《倒楣之家》(一九一七年)里,描写了另一种对待自己命运的态度榜样。这部中篇小说叙述拉乌柯庄园的佃农起义,这是在一九〇五年发生的真实事件。把自己的土地租给贫苦佃农的地主,估量把土地卖给林业商更为有利。因此,地主就要求佃农搬走,可是佃农没有听从,他们举行起义,焚毁了庄园,杀死了迫害者们。拉西拉对农民的这种举动显然是同情的,可是他也认识到单独暴动是不够的。领导农民起义的罗乌尼“认识到农村中手无寸铁的微薄力量现在是不够的”,于是“展开大规模的活动。他派人到偏僻的村庄,去发动那边的老百姓起来支援。罗乌尼给自己描绘普遍的起义,这回起义先在各地暴发,然后越来越广地扩展起来”,这决不是偶然的。可惜,中篇小说的这个主题没有十分明确地贯彻到底,罗乌尼的悲惨的家庭冲突的虚伪的、罗曼蒂克的故事遮掩了这个主题。不过,作家在他的创作中没有能够十分明显和始终一贯地表达出来的一切,他却用自己献给争取自由的事业的生命来补足了。

这里刊印的《借火柴》和《复活》两个中篇小说,向读者介绍了这位芬兰作家的创作的另一方面。这类幽默作品,作者都是用迈尤·拉西拉的笔名发表的。但是这两个中篇小说,正如另外几篇初看起来好象纯幽默的作品一样,如果仔细玩味的话,却变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辛辣讽刺。

中篇小说《借火柴》(一九一三年)描写的是里别利教区居民的生活、习俗和性格。拉西拉极好地表现了“乡村生活的愚昧”(马克思语)、目光短浅、闭塞和停滞。乡村里没有活跃的生活,从来不发生什么事件,因而任何一点小事,任何一点儿事件的迹象,

立刻就会得到响应，被不可思议地夸大起来。农民安基·伊哈拉涅家里的火柴用光了，他到邻村秀伐利涅家去借火柴。这么一件小事，就足够成为中篇小说的情节的开端。

这些乡村居民的生活是那样枯燥和单调，所以他们一听到最荒诞无稽的情况，只要可能用某些事件来充实他们的生活，打破单调的气氛，他们就死抓住不放。他们任意胡思乱想，虚构荒唐的事件，然后又天真地相信自己的臆造。安基·伊哈拉涅和尤希·瓦塔涅喝醉了酒，对别人信口说他们要到美国去。这个谣言立刻传遍了全教区，并且象滚雪球一般，越滚越大，挂上了越来越多的详情细节。这小说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建筑在这个上面的。

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些私有者，雇主和干小本经纪的，有的大一些，有的小一些。他们在田庄里孤独地生活，热心维护自己的财产。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努力巩固自己的财产，扩大自己的家业。这就是具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养成的生活习惯的乡村。作者把这样的乡村作为他讽刺的对象。

这部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，只以极原始的经济利益支配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。他们认为恋爱和结婚是纯粹经济上的事情，并不包含任何其他的感情和考虑。他们认为做媒也是一种商业活动。

尤希·瓦塔涅向秀伐利涅的女儿求婚，在她允婚之后，就坐车进城去给未婚妻购买彩礼。但是他在城里碰见了凯撒·卡尔胡塔尔，他在心里把凯撒的房产价值同秀伐利涅女儿的嫁妆比较一下，马上甩掉原来的未婚妻，开始向凯撒求婚。

另一个向凯撒求婚的巴尔塔涅，也是事先打听好她的房产价值，然后才向她求婚的。至于凯撒本人的选择，则取决于下面

的考虑：瓦塔涅有十五头乳牛和一些良好的牧场，而巴尔塔涅却只有十头乳牛，牧场上又尽是石头。

讹传伊哈拉涅淹死以后，他的老婆安娜—莉查立即改嫁裁缝塔赫沃·柯诺涅。安娜—莉查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拒绝塔赫沃·柯诺涅的求婚，而选择了伊哈拉涅，因为伊哈拉涅虽然长着极丑陋的大鼻子，可是家业很厚。塔赫沃·柯诺涅要娶安娜—莉查之前，也没忘记预先打听一下她家的经济状况。还没等结婚，塔赫沃就把“亡故的”安基的裤子改小一些，穿在自己身上。等安基突然回来，因而驳倒了他迁居国外和死亡的流言以后，他又容易易、几乎毫没痛苦地恢复了他和安娜—莉查的夫妻关系，而塔赫沃也同样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新的未婚妻——被尤希·瓦塔涅抛弃的秀伐利涅的女儿。

在想到未来的家庭的时候，无论男方或是女方，都一定要考虑一下对方乳牛的产乳量，猪的数目，牧场的好坏，甚至亡故的妻子或丈夫留下多少裙子或几条裤子。譬如，凯撒弄清楚尤希除几口猪以外，还有十四条裙子，其中有一条是绸子的，一条是薄纱料子的，她马上就决定嫁给瓦塔涅了。尤希得知凯撒的亡夫留下一条上等呢料裤子，也非常高兴。

这部中篇小说给人的印象是：男主人公要娶的是房子，女主人公要嫁的是牛奶。他们起初选中一个未婚妻，及至碰上另一个更有钱的，就甩掉前者，而要后者了。这部中篇小说的人物对待财产的态度很象资产阶级，因为资产阶级是不认人，不讲人格的，他们的眼睛里只有物质的价值。这些人物的心理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，在这些人物的眼光中，主人公个人的品质本身是毫无价值的。主人公每逢要显示他的某些仿佛是个人的优点，总是提起自己的财产，搬出自己祖先和亲戚（他们也是以这些美德